

# 我奶奶和我爷爷的爱情传奇



沈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明星传记

### 爷爷“抢”得美人归

我从小就称呼外婆为奶奶。

直到后来,我去外地读书,有一次和同学讲起我的奶奶时,他们纠正我,爸爸的妈妈才叫奶奶,而妈妈的妈妈应该叫外婆或姥姥。在我,似乎有点儿不可置信,从小到大,大人们就让我这样叫,居然是错的?于是我去问妈妈。

妈妈说,按理是应该叫外婆的,不过,由于我的奶奶只有我妈一个女儿,其他的都是儿子,所以在我的数十个表弟表妹之中,如果只有我和我姐叫外婆,会显得生分,所以就都叫奶奶了。

我奶奶和我妈妈一点都不像,性格不像,长得也不像。我奶奶是个美人。当然,我妈妈长得也挺好看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我奶奶那个范儿,我妈妈好看是好看,就是太家常了,秀气。我奶奶,那叫洋气。就是用挑剔的眼光去看,我奶奶依然是个很经得起端详的老太太。立体的脸部线条,颌骨轮廓分明,挺直的鼻子,白皙,大大的棕色眼睛,银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挺得优雅又服帖,个子不高,但瘦得精致。

“奶奶和您可太不一样了。”我跟妈妈说。

“是不一样。”妈妈说,“都是给惯出来的。”

“惯出来的?谁给惯的啊?”我很好奇。

“你爷爷啊,”妈妈说,“后来,你爷爷不在了,你奶奶就自己惯自己呗。”

我爷爷?我更好奇了,因为平时甚少在家里听到大人们说起这些。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奶奶和爷爷的故事。

一朝提起,往事如烟。

奶奶的家乡在四川奉节,住的那个村子叫桂花井,因为村头有口井,井边有棵老桂花树而得名。小村日子过得安详和谐,柴米丰裕。村里的人家都在井边的青石板上洗洗涮涮,桂花树下也总是笑语款款,和着哗哗的水声。

奶奶那年虚岁十七,家里姐妹仨,姐姐们已嫁人,奶奶是老么,生得明眸皓齿,穿布衣绣鞋,长长油亮的辫子,乌黑的刘海,盈盈一笑,衔一口珍珠牙,楚楚动人。一日午后,奶奶在井边洗菜,嘈嘈杂杂的人声马声远远传来,有部队经过。黑压压的一片人转眼到村口,午后日头很猛,驱散了雾气但还是潮湿闷热,徒步的士兵泥路路路的走得辛苦,也有停下来讨口水喝的。这些自有热心的婶婶应付,奶奶自顾自地洗菜,动作麻利。

有马蹄声□□路过身边,又倒着折回来,影子遮住了奶奶,奶奶抬头,骑在马上的高官面庞棱角分明,眼神温和,堂堂一表人才,那是爷爷。爷爷勒住马,定定地看住奶奶,奶奶仰起脸,面色粉酡,一双眼睛深潭似的,阳光下晶莹透彻。爷爷转头,策马而去。

天空清明辽阔,日头西归。乡亲们各回各家。奶奶家开药铺,是青竹白兰,窗明几净的小户人家,奶奶的爹通《四书》,每日粗茶淡饭,日子过得自在逍遥。次日,有媒人登门拜访,放下聘礼,是爷爷要娶奶奶进门。奶奶的爹婉言谢绝。这隔世小镇,找一本分手艺人就是最好,家里常来常往,门户走熟的有个照应。

隔日,媒人再来,这回讲得

清楚,带来生辰八字……爷爷年轻奶奶十岁有余,山东济宁嘉祥县陆家村生人。母亲早逝,父再娶,不久病逝,后母赶他出门,十余岁就参军,其中一路艰辛不必多言,时至今日官拜正团职,尚未婚娶云云……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也没有用。再拒,奶奶的爹态度坚决。是日,爷爷亲自上门,戎装马靴,威武高大,进门后,摘下乌亮手枪轻轻摆在桌上。许是不许?如此情形,奶奶的爹娘老泪纵横,不知所以。奶奶在铺前按方称药,药香满庭,蓝布白花衫系头绳,娉娉袅袅,似画中人。片刻,爷爷告辞,部队在此地不久留,搁下话,隔日再来便择日出发。爷爷气势逼人,不由分说。

当夜,奶奶端坐一夜,挑灯闭门,冷月玄窗。清晨,奶奶梳洗停当,找来媒人,笃定从容慢慢说,须得明媒正娶办嫁礼,父亲在家打理药铺,母亲则要一起随军行,聘金数目等等条件一一列出。媒人转达,爷爷聚神静听,沉吟片刻,爽快答应。

### 奶奶一句经典,语惊四座

记得还是我高中的时候,学校元旦演出。文学社和广播站要联合排一出话剧——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话剧里,我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重要程度仅次于那个小女孩,甚至把全剧引向高潮和结尾,那就是——小女孩的奶奶。

最后一幕。黑暗的舞台,蜷缩着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擦着最后一根火柴,微弱的橘黄光晕映亮了她的苍白的小脸,她的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神色,因为,这一次她看见了最疼爱她的奶奶。这时奶奶上场,灯光渐渐变

得温暖而明亮。奶奶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关键词:高大的身影。  
为了让台下的观众也能切身体会到小女孩的绝望以及奶奶的出现带来的充满仁慈安宁的感觉,奶奶的角色要凸显高大才能对比出小女孩的弱小无助。这里并不存在拍摄角度和技巧的问题,舞台形象要显得光辉高大就等于演员的身形必须高大。

发现问题之后大家互相对望,所有在场的女生包括绝大部分男生在内,个子最高的那个人就是作为编剧,一直在喋喋不休发表各种修改意见的我。虽然我极不情愿但一时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所有的大道理已被我说给别人演出时讲过。

摆在面前的问题来了,首先,确定造型,我要演的这位奶奶的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噢?我突然福至心灵,我们家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奶奶嘛,外国的奶奶和自家的奶奶不都是奶奶辈的嘛,虽不尽相同,但至少可以互相借鉴吧。可是,奶奶平时都穿什么呢?我怎么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决定,到奶奶的衣橱里去挖掘一下。

打开奶奶的衣橱,里面的衣服比妈妈和我的总量加起来还要多出许多倍,件件精巧,雅致。浅灰底子上起嫩黄小花的丝衬衣,驼色的开司米薄开衫,往里翻翻,深紫色的棉袄掐着缎子边,再翻,松绿的阔身毛衣外套,黑呢子短大衣……还有无数的帽子和围巾,每一件都很好看,可是每一件都不是我想要的,虽然我还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肯定不是这些。

奶奶不仅是衣服讲究,平日里的日子过得也仔细非常。在我家连菜帮一同炒的上海青菜,奶奶炒时会剥得只剩比手指粗不了多少的嫩芯子,一大堆青菜炒出来就一点。一吊子汤用文火慢慢炖,盛到碗里鲜美清澈,透明见底,一点油花儿也没有。

就连青花瓷碟子里的点心也比别处好吃。薄薄的云片糕像纸片似的放进嘴里一含就化,只留下桂花糖的芬芳。同样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人家吃得烟火灶气的,我奶奶却去芜存精,从不因陋就简。

奶奶70岁的时候上街还只穿高跟鞋。一头银发,有点儿自来卷,现在头发有些稀疏了,但洗头也要去理发店,不愿在家洗。经常是进了理发店就问:“会不会吹头?”

有一次我和妈妈想去海南,奶奶听说没打算带上她,以不吃饭表示抗议。我们向她解释,去海南要坐飞机,怕她经不起折腾,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坐海轮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奶奶要去,她的小保姆也得去,要想让奶奶高兴,我的小外甥也得去——奶奶喜欢跟小外甥在一起玩儿。小外甥的奶奶也得去,小外甥的奶奶就是我的一个舅妈,这个舅妈去了那个舅妈也得去……结果海南之行就发展到九个人,一个旅行团,又是小孩的童车,又是老人的轮椅,热闹极了。

在这之前,这个九人旅行团还一起去过香港。我还记得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海边,奶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她当时看着灯火璀璨的夜色说:“我可比邓小平幸运啊,他想来都没来成。”

# 高齐被小样拥抱后,生出别样感受



高璇 任宝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热门影视

### 小样开始新的人生

周晋完成最后一个链条:“小样去昭华总部人力资源部报到,准备上班。”所有篇章都要重新书就,除了一样——爱情,青楚偷偷问她:“你打算跟方宇怎么着?”

“像我这样不懂策划爱情的人,只能用笨招,坚守!在我21年失败人生里,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方宇,认准他,不换了。”

下面有对策,上面需要调整政策,杨怡、杨尔、杨杉姐妹仨议的也是这个。

杨怡:“小样正经该找个高齐那样的,三儿,你没没撮合撮合他俩?”杨杉:“我家小样一没眼力,二没福气。”杨尔:“你态度消极,等于不作为,当妈的得有前瞻和指导性,影响知道吗?对孩子就得跟治水似的,把不该她去的地方堵上,希望她去的地方挖开,潜移默化。”

方宇一头扎进人民币的汪洋大海,甬管一毛还是一百,逮谁算谁,连烤翅店也被他挖掘出商机,自告奋勇提供广告平台,渲染烤翅广告贴在他椅子上,街上一跑,拉风!一年只收一万。双方为合作前景欣喜握手的一幕,落在小样眼里。她脚步如风转风火轮,举止如地下工作者,把方宇拐带到人迹罕至的桥下,趁对方立足未稳,一顿灭顶热吻,方宇遭遇冰火两重天。平庸无奇却轰轰烈烈、鸡零狗碎却撕心裂肺的爱情不肯收场,大幕重启。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北京奋斗史掀开第二章,小样学会让理想降落回地面,学会应对琐碎,学会跨越沟壑。只有历史需要铭记强者,我们无力被历史铭记,但能让亲人需要、友人温暖、路人欣慰。

车行老板也给方宇开创了一条财路,他开来一辆半新不旧的车,方宇发现——车没牌照,顷刻明白外快来路不明。一个问题摆到面前:在爱情和责任名义下,是否什么钱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去赚?这问题像针、似刺,扎得他生疼。

忧虑只能放在肚里,对谁都不能说,尤其是对小样,方宇报喜不能报忧。“上个活儿完了,老板给算四千。”小样喜滋滋看着账本上新添的收入,方宇却无法和她同享喜悦,辛苦工作换来的却是苦涩,他无人诉说,只能独自品味。

### 高齐对小样暗生情愫

经过全面体检,康复中心对钱进来的情况有了结论。针对康复方案,高齐帮娘俩计算费用:“按这套方案治疗,一年下来20万。理性估计,康复到叔叔能恢复站立,可能需要两年。我有个建议:叔叔可不住院,你们辛苦点,每天按时送他来康复,这样一年能省下几万住院费和护理费。”高齐替她们攒出了省钱办法,可不住院住哪儿呢?

郎心平家离康复中心太远,每天两趟来回跑,折腾不起啊。杨杉跟小样商量,打算在医院附近租房。中介的房子贵得令人咋舌,小样灵机一动,下班跑到康复中心附近的平房区和旧楼房,四处张贴求租小纸条,从夕阳西下贴到繁星点点,疲惫不堪地坐在一栋医院老家属楼楼梯上歇脚,不知不觉睡着。浑然不觉一双脚正走近她,直到手里的纸条被抽走,才陡然惊醒,高齐正蹲在面前看她。

几天后,等待求租信息反馈的小样等来高齐电话:“下班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高齐开车

拉小样停在医院一栋家属楼外,领她走进一层某单元:“一层、朝南、两居,三气齐全,有家电家具,觉得条件怎么样?”

“你帮我们找的房子?”

“对,我不信你能找着比这儿更合适的房子,出门到康复中心就两步路。”

“地点和房子本身是没挑,房租多少?”

“零!房子是我科里同事的,跟我关系不错,他去西部援建,房空着,上回听你说要租房,我把这儿想起来了,跟他电话里说了说情况,他同意借给我。”

小样喜出望外:“高齐,你这就是一当代活雷锋!”高齐欣然笑纳光荣称号:“房主两年内回不来,你们不用有顾虑,尽管住。”

“高齐,你为什么那么爱做好人好事呢?”

“我的职业就属于为人民服务服务的类型。”

“你可美德已经延伸到工作以外了。”

“惯性,给架上去下不来了。”

“我已经想不出感谢你的词儿了,都用过了。”

“那就别想了,你说得费劲,我听得也难受。”

“那不说了,还是以身相许吧。”

高齐惊讶:“啊?”

“别想远了,就抱抱!”张开双臂抱住高齐,再次柔声道歉,“真的谢谢你。”拥抱着是为表达由衷谢意,被拥抱着却忽然生出微妙感受,高齐帮小样的确出于同情和友情,但仅仅只有这些吗?他在心里悄悄自问,一时难以自答。杨门女将再次对雪中送炭的高齐赞不绝口。

高齐像及时雨,在合适时间滋润合适土壤,杨杉只等播撒在

女儿心里的种子生根发芽,开出正确花朵。钱家拥有了北京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望着小样、高齐互补得严丝合缝,杨杉越看越觉得:不能与两孩子的美好前景失之交臂,她一定要把美丽蓝图变为现实。

### 青楚宣布要结婚

一个以高齐为目的,全家打掩护的郊游计划被制定出来。当青楚向周晋发出邀请时,却得到他即将远赴广州至两月的讯息,她觉察不到他这趟公差有不合理之处,更不可能洞察此行竟然与麦冬出狱有千丝万缕的因果。露露西餐厅开张,可第一天营业一点也不大吉,门前冷落车马稀,仅收获一位顾客,餐厅历史写下开业记录:一天一客。

周末,弦外有音的杨家自驾游启程,妈仁站在木屋露台上,居高临下俯视四个孩子、两组组合,为她们一手缔造的现实心满意足。连周晋都看出门道。所有人都看懂妈妈们编剧的脚本,作为第一男主角的高齐,察觉到生活被别人导演了吗?而钱小样,还浑然不觉自己成了女一号,现在她知道了什么是幸福,更知道幸福不等于完美,生活没完美,有缺憾,就像此刻,她身边是光明正大的高齐,不是不可告人的方宇。方宇在车行陷入两难,面对可疑汽车,改是不改?老板保证收入源源不断,不出大半年20万就能还清。只要方宇愿意,手就是接钱的耙子,只是拿这种钱,像吃苍蝇。当甜蜜掺入苦涩,

与小样不同,青楚爱情只有甜蜜,她无法预知即将来临的事件也会让她掂量出爱情的沉重。周晋问她:“你不想结婚,除了渴望独处空间,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常想,你会不会现在还或多或少对我心存怀疑?如果有,并因此慎重对待结婚,我理解。”

“你知道吗?前一阵杨丽红找过我。”

“提醒你‘珍爱生命,远离周晋’?”

“她说你是个雷,随时会炸,让我离你远点。”

“所以人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对吗?你是不是这样想:先和我好,也许我永远不会炸;万一哪天我不炸了,大不了一撤,不和我好了。”

“我的想法是:就算你是雷,没办法,我爱上你了,要炸就炸吧,万一没闪开被炸死,那也不亏,好歹我爱过了。”玩笑瞬间从周晋脸上消失,他眼眶一热,揽青楚入怀。

深夜,表姐妹俩并排而卧,各想心事:“样儿,你想什么呢?”

“有点伤心,真希望方宇也在这。你被大家催着,求着不嫁,可我想嫁却不能嫁。”

“你不怕婚后两人陷入琐碎,每天吃喝拉撒、家长里短,人也变得不自由?”

“不怕,我们有爱。”

“爱会被琐碎生活和无情岁月消磨掉。”

“消磨也不怕,要连爱都不行,还有什么东西能抗住消磨?”

醍醐灌顶,青楚被这句话一把攥住:“谢谢你小样,教会我一个道理。”全家措手不及,青楚扫荡所有人神经:“我宣布重大决议,都坐稳了,我要结婚了!”

周晋临行前夕,终于等来他求之不得的婚姻承诺:“等我把事情处理掉,回来就结婚。”青楚以为他错了的“事情”是指工作,但她错了,在她无知无觉时,隐忧悄然逼近。